

人物·老兵出镜

「奉献的人生最幸福」

老兵杨修平多年来投身公益、热心为民

■贺修平

云南省昆明市军休干部、“昆明好人”杨修平，胸前总是佩戴着一枚党员徽章。“共产党员就是要把自己亮出来，这既是荣誉，也是约束，鞭策着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”这位有着55年党龄的老党员说。

杨修平的老家在重庆市綦江区。2005年从云南省军区退休后，他在昆明和綦江两地交替居住。在妻子杨幸芳眼里，杨修平是个“闲不住”的人，住在哪里，他就把手事做到哪里，积极投身各类公益活动。

追寻老兵足迹

2020年10月，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召开。当时，居住在綦江区的杨修平收看电视直播后很受触动。他突然间想到：綦江区不知有多少位健在的抗美援朝老兵？他们过得好不好？

当天下午，杨修平前往有关部门查阅资料，了解到綦江区当年有很多有志青年参加了志愿军，270余人牺牲。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，回到祖国的老兵们大多回乡务农。随着时光流逝，知道他们故事的人越来越少。那天夜里，杨修平辗转反侧。他做出一个决定：寻访健在的綦江籍志愿军老兵，记录下他们的战斗故事。

当地志愿军老兵大多住在乡村，杨修平开着自家的车寻访，早出晚归。遇到山路难行，他就半路下车，徒步爬坡、过沟，叩开一位位老兵的家门。

家住綦江区古南街道清水村的九旬老兵赵斌怎么也想不到，有一天，一位陌生人会专程来到他的家里，要听他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战斗故事。那一天，他们促膝而坐，交谈了许久。临别时，杨修平印下赵斌左手的一枚手印。

细看那枚红手印，每一根手指的中间部分都是“镂空”的。当年在战场上，赵斌左臂中弹，伤得很重，险些截肢。后来这条手臂虽然被保留下来，但落下无法翻转、手指无法伸直的后遗症。杨修平回忆，那天赵斌努力配合，还是无法印下饱满的手印。

“像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。”说起綦江区的郭扶镇团结村的老兵邵泽龙，杨修平充满感慨。邵泽龙因在战斗中右腿负伤，在后方医院住院40多天。作为机班班长，邵泽龙住院期间一直惦记着前方的战友，在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的情况下，回到连队继续战斗。回到祖国后，邵泽龙主动放弃评残。问及原因，这位在乡村务农几十年的老兵说，自己不想给国家添负担。

历时2年，杨修平共寻访了66位抗美援朝老兵。除记录整理老兵们的战斗故事，杨修平还注意给他们的立功证书、纪念章等拍下照片，一起汇编成册。这些资料后来被綦江博物馆收藏。

记录老兵故事，更要讲好老兵故事。近年来，綦江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等单位组建起一支老战士报告团，杨修平积极参与其中。宣讲时，杨修平总会携带一个小箱子，里面装着部分老兵的立功证书、纪念章，还有行军照明用的火把、充饥用的树皮等物品。他结合实物、声情并茂的讲述，一次次打动着现场听众。

心怀为民情结

讲起年过古稀的丈夫拄着登山杖，深一脚浅一脚走在山路上，坚持寻访抗美援朝老兵的情景，杨幸芳既感到心疼，又充满理解。“不管是寻访老兵，还是热心帮助他人，老杨每做一件事，都是真心的、快乐的。那是他的军人情结、为民情结使然。”杨幸芳说。

杨修平的老家綦江区郭扶镇双山村有一条土路，晴天扬尘四起，雨天泥泞难行。早日修通平整的水泥路，是村民共同的心愿。了解到村里硬化路面存在资金缺口后，杨修平不仅主动拿出积蓄支持，还应聘村干部之邀，在村民大会上给大家加油鼓劲，动员村民积极为集体作贡献。经过协调，不少村民捐出钱款，让出



近日，辽宁省军区沈阳第一退休干部休养所老干部发挥书法特长，为邻里写福字，喜迎春节。 邹新江摄

从航母辽宁舰女操舵兵到苏北村庄的“兵支书”，老兵徐玲骨子里有一股爱挑战的劲儿——

在乡村振兴路上“乘风破浪”

■孙现富

全国模范退役军人

老兵徐玲，如今的身份是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黄花塘镇芦沟社区党总支书记、居委会主任。

当年在部队，徐玲可是颇有名气：参加过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阅兵，作为女兵方阵的一员，阔步走过天安门；她还是伴随辽宁舰成长起来的中国航母第一代女兵，作为我国首位航母女操舵兵，随辽宁舰一起驶向深蓝。

有一次，我和同事一起去淮安市采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。徐玲戴着草帽，卷着裤腿，手里拿着建设规划图，在田埂上给我们介绍情况。她脸庞晒得黝黑，举手投足间透着干练、坚毅。当时我越看她越面熟，感觉以前在报纸、电视上见过，一聊果真是战友。

从服役经历到退役转身，我俩相谈甚欢。徐玲说，自己当过航母操舵手，如今在乡村也扮演着“操舵手”的角色。群众就是大海，社区集体就是舰艇，“我要将这艘舰开向远方，乘风破浪，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。”

(一)

“大，非常大！”这是徐玲第一次登上辽宁舰时的感受。退役12年了，回忆起逐梦深蓝的岁月，徐玲依然十分激动：“舰载机首次在辽宁舰成功着舰的那一刻，泪水一下子就出来了……”

我们都有过从军的经历，话题自然先从部队聊起。一聊才知道，徐玲在部队服役8年，2013年退役后，被安置到家乡海事部门，成为一名海事执法人员。

部队有句俗语：好兵到哪里都不会丢。虽说是海事部门，面对的也不是蓝色大海，而是湖泊河流，主要工作内容是巡航检查淮河上的过往船只，维护航标设施，消除水上安全隐患等。从大航母到小巡逻艇，徐玲的岗位变了，对工作的热爱没变。

拿安全检查来说，个别运输船上的船民为了增加收入，在船尾挂上渔网，顺带捕捞一些鱼虾售卖。这看似是件小事，但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，渔网一旦脱落，很容易缠绕到后面航行船只的螺旋桨上。执法中遇到这种情况，徐玲不是“冷冰冰”地按照有关规定直接处理，总是先耐心和船民沟通，以案说法，让他们自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

执法有温度，服务有爱心。看到一些船民把用明矾简单净化的河水当饮用水，徐玲很担忧。她主动联系自来水公司，经过协调，在航船临时停靠处铺设管道，让船民喝上了安全卫生的饮用水。听说有位老船民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症，她不仅热心地帮忙推荐医生，还抽空到医院找专家帮老人开药。后来，徐玲调到机关办公室，不再巡逻执法，很多船民还打听过她，都念着她的好。

(二)

“在机关办公室干得好好的，咋跑到这里当村官了？”我很好奇。



“我就这种性格，有颗‘不安分’的心。”徐玲捋了捋齐耳短发，言语间伴随着爽朗的笑声。

的确，熟悉徐玲的人都知道，她骨子里有一股爱挑战的劲儿。读大学时，她读的是体育专业。和许多同学选择到地方工作不同，徐玲志在军营。

2005年入伍后，作为通信员的她，有机会随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执行任务。可听说舰船都是男兵操舵，她较上了劲，向上级申请学操舵。后来，她不但实现了操舵的愿望，还成长为我国首位航母女操舵兵。

2021年，徐玲再一次做出让同事们惊讶的决定：响应组织号召，申请到乡村工作。那个时候，她已经有了孩子，拖家带口的。

“别折腾了。”有同事劝她，“安安稳稳过日子多好，真要一头扎进村里，非得掉层皮不可。”好在，曾经一同在海军服役的丈夫给了徐玲很大支持：“决定了就踏踏实实干，掉皮掉肉不掉队，这是军人的作风。”

芦沟社区由两个村合并而来，辖15个村民小组。说起在这里任职的体会，徐玲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个字：“碎”。

以前徐玲很少关注东家长、西家短，来到社区，今天唐大爷生病要报销，明天李大婶儿子在外务工受了伤，后天王奶奶家婆媳闹不和，接不完的电话，协调不完的事，“有时协调半天，还不落实好”。

“都是琐碎的事，又都涉及民生。做农村工作，要有农村情感，凡事要因‘农’制宜。”从徐玲的言语间，我感觉到她已经融入这个集体。

“开航母要的是胆量和技术，在社区必须吃得下苦、受得了屈、经得住磨，办事还要顺民意。”徐玲的话，我越琢磨觉得越有道理。

徐玲举了一个例子。原来大家都住平房，各家房前屋后种一点菜就够吃的。现在都住进楼房，没地方种菜了，

大家就打社区公共绿化带的主意，你种茄子，他种辣椒，既不美观，还弄得村民之间闹意见。她在社区转了两天，想到一个办法——在空地打造“共享菜园”，给每个家庭分一块，立起自家牌子，想种啥种啥。这样一来，大家都满意了。

“既要讲道理，更要办实事。”徐玲经常这样说。日常走访时，她看到74岁的沈爷爷一个人照顾瘫痪在床的老伴，老两口的午饭是白粥配咸菜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一了解，整个社区60岁以上的老人不在少数，他们吃饭总是“简单对付”，经常是煮一锅粥从早吃到晚。

“饭都吃不好，还有啥幸福感！”徐玲与社区党总支一班人商量，在社区办起了“暖心食堂”。60岁以上的老人，一顿午饭5块钱，两荤两素，四菜一汤。因各种原因存在特别困难情况的老人，免费。

在徐玲邀请下，我们前往“暖心食堂”不远的社区党群活动中心参观。那里，建有棋牌室和电影放映厅。“早上带个水杯出门，到棋牌室打打牌，中午在食堂吃饭，吃完饭看个电影再回家，我们赶上好时候了！”两位大爷向我描述他们的“生活日常”，脸上挂满笑容。

(三)

作为芦沟社区党总支书记，除了服务群众，徐玲考虑更多的还是村里的发展。芦沟社区有几千口人，村里集体经济若不强，村民的保障就无从谈起。

“说实话，我以前很少操心这方面的事。现在不行啊，原来不算经济账，现在要算；原来不懂做生意，现在要懂；原来不会搞网上直播，现在必须会。凡事只要逼到一定的份儿上，就能学会。”徐玲说。

徐玲告诉我，芦沟社区最开始依托网络直播推介农产品时，因为大家缺乏相关经验，主要靠与专业团队合作。

现在，我时常在网络直播间刷到徐玲自己出镜的画面。“用这个米煮饭香味浓郁，嚼起来有韧劲，含糖量也不是很高，非常适合老年人……”镜头前，徐玲热情推介着大米、老鹅、小龙虾，一点也不怯场。

徐玲说，她开始也紧张，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，慢慢就适应了。收获“粉丝”的同时，她还吸引了一家电商企业入驻芦沟社区，为村民创造了不少就业岗位。村集体与企业、经营大户合作，实现了多方的互利共赢。

对于如今的工作，徐玲有着自己的体会。她说，不在基层，体会不到什么叫“上面千条线、下面一根针”。夯实基层工作，要靠千千万万的基层干部“穿针引线”。

工作压力大，遇到挫折和困难时，徐玲背地里也哭过，但抹把泪就完：“我心大，不装事，很多事说过去就过去了。”感觉“快撑不住”的时候，她会看看桌上的辽宁舰模型，对自己说：“一个村就像一艘舰，我不信掌不好这‘舵’。”

我注意到一个细节，无论是当面聊天，还是通过微信交流，徐玲跟我提到村民时从来不说“村民”，年纪大的就叫“爷爷奶奶”，年纪轻的称呼名字。“爷爷奶奶们对我可好了，几天不见还打电话”“王奶奶不会用智能手机，出了问题就叫邻居给我打电话”……她的话里，透着亲切和真诚。

平时，我和徐玲联系不多，但一直关注这位战友，知道她入选了“中国好人榜”，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，“全国模范退役军人”，还成为中国妇女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。

作为一名老兵，我为她骄傲！

图①：徐玲服役时留影。  
图②：徐玲(左)与村民交谈。  
图③：徐玲(右二)进行网络直播。  
图④：徐玲在稻田中留影。

受访者供图  
制图：唐 硕

自己动手修营房

■莫光书



你相信吗？在没有设计工程师，没有建筑材料，甚至连施工队伍都没有的情况下，我们居然在荒山野岭自己动手修建了一大片营房。

1969年4月，我在部队接上级命令，从四川大凉山一带移防至山城重庆，团部临时设在嘉陵江边一所学校的校办工厂里。虽然能够保证正常的工

作训练，但借住校办工厂不是长久之计。团里经过研究和请示，决定自己动手修建营房。

众所周知，修房造屋不但工程复杂，还需要足够的物料准备。当时我们团不要说物料，严格意义上来说，连睡觉的“床”都没有一张。我们睡的是用砖头垫起来的长木板，铺的是自编自织的草席草垫。在这样一穷二白的条件下，拿什么去修建营房呢？

当时团里开展集中教育，经常学习毛主席的名篇《愚公移山》。修建营房动员会上，政委用愚公移山的精神给我们加油鼓劲，希望大家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。统一思想、坚定信心后，在一座乱石嶙峋、杂草丛生的尖顶上，大家开始了“战斗”。

没有专业的设计工程师，团里就挑选了一批有文化基础的战士到设计院、建筑工地上，一边学习取经，一边设计

完善图纸。设计图纸确定后，大家自己组织施工：一连开石场，用鑿子铁锤打基石；二连造土窑，生产砖瓦、石灰、水泥；三连扎钢筋，浇筑预制构件；四连、五连、机关干部和我们特务连就挖土石方、平整土地，以及修建临时道路、搬运建筑材料等。

那段时间，我们经常白天训练，晚上拿起钢钎、铁钎挑灯鏖战。为鼓舞士气，部队经常开展拉歌、拔河等活动。夜里不管施工到多晚，早晨起床号响起时，大家都照常出操训练。

那时的我们，大多是20岁出头的小伙子，朝气蓬勃，似乎不知道什么叫苦，什么是累。握钢钎的手不慎被铁锤砸出血，我们用嘴舔一舔，再用石灰一搽，又接着干。手掌、肩头水泡连着水泡，茧子叠着茧子，大家依然继续坚持。在热火朝天的施工现场，“轻伤不下火线”不是口号，而是具体的行动。

大家互相比着干，生怕比别人干轻了、干少了。

战士如此，干部也是一样。我与连长跳进臭水沟里掏过烂泥巴；与参谋长一起运河沙、水泥、石灰，打过三合土；与团长一前一后，喊着“嘿哟嘿哟”的劳动号子，把预制板抬上楼顶……

星期天到了，没有上级安排，我们又自觉去工地清碎石、搬砖头、移栽花木。特务连连长患有胃病，可他依然坚持与我们一起施工。有一次嫂子来探亲，发现连长星期天还和我们一起铆在工地，情急之下找了过来。看到现场的情景，她啥也没说，把带来的胃药塞给连长，抢过锄头就加入我们的施工队伍中。

3年多的时间，我们“挪”走数不清的乱石废渣，把尖山顶削成了平顶山，修建起一片崭新的营房。几十年没回老部队了，我们修建的那些营房还在吗？我不知道。但是，当年修建营房时的一幕幕，永远记在我的心里。

左图：20世纪70年代，莫光书(左一)与战友们合影。他们都曾参加过营房建设。

作者供图

曾在军旅